

人物·人性·人文 散文丛书



无关风月

无 关 风 月

一个女子的出落得妩媚端庄，这总是因为接受了父母天赋的遗传，再加上后来的调养与教诲，形成一种非凡的气质，本来是很值得欣喜的事情，却造成了息妒最大的悲伤与痛苦，多么的值得同情与怜悯啊！

□ 林 非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品才情人生，味无疆大爱



逝水寒月

人物·人性·人文 散文丛书

□ 林非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关风月 / 林非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 - 7 - 5306 - 5777 - 5

I. ①无…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229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5 插页 2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定价: 29.00 元

序

诸荣会

我第一次见林非先生是去他府上,是我的一位领导带我去的。去办公事。

具体是什么事我现在已不记得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去前很是为给他带点什么礼品而费了一番心思。“带点什么好呢?太便宜的实在拿不出手,贵一点点的他一定不肯收!”领导说。我的这位领导因编辑《当代散文鉴赏大辞典》而与先生相识,后成为先生忘年交,因此深知先生的脾气。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吧!”我说。

“是呵……”领导毕竟是领导,最终还是他想到,“我们就去市场买一袋大米扛去——一袋大米值不了多少钱,他应该会收下;再则那一袋大米分量可不轻,他家住五楼,就是再不想收也得收下,因为年过花甲的他想来总扛不动它下楼去追我们吧!”

我们如约敲响了北京静淑苑一座普通公寓楼五楼的一扇绿色防盗门,听到屋内一个浑厚的声音:“来了!来了!”我想一定是林先生。门很快便被打开了。当林先生看到我们扛着一袋大米走进客厅,并得知这就是我们带给他的礼物时,他先是吃惊,然后是感动……

入座后,由于林先生与我是第一次相见,他便自然而然地以长者的口气问我

多大了,哪里人等,当我告诉他我算是南京本地人,因为老家溧水现在是南京的一个郊县时,他似乎有点吃惊,也似乎十分高兴地说:“是吗?那我们是老乡了!说起来我也算是溧水人!”

“真的吗!?”这时轮到我更为吃惊和高兴了。不过同时我又有些不解,因为许多报刊上介绍林先生,都说他出生在江苏海门,所以我们一般都知道他是江苏海门人。林先生见我面有不解,便告诉我,他的确是出生于江苏海门,那是因为父辈当时经商而居于此,溧水才是他的原籍地。说到这儿,他也似乎打开了话匣,又告诉我们,他原姓濮,名良沛,“林非”只是他的笔名,最后他轻轻问我:“濮氏在溧水据说还是个大姓是吧?”这一问既似乎是在向我这个来自故乡的后辈询问一个结论,也似乎是核实一个事实,语气是那么和蔼。

尽管我上大学时便读过林先生的《鲁迅小说论稿》和《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等,尤其是后者曾让我受益巨大,但是我此前真不知道林非先生竟为溧水濮氏一员,也算是我的老乡。说起溧水濮氏,的确正如林先生所言,在当地不但是一大姓,也是一望族:清末著名红学家,即红学评点派开创者濮青士便是濮氏先人;当今蜚声影视界的著名演员濮存昕,也系出该族。

说到濮存昕,我告诉林先生,他近年几乎每年都去溧水的,因为近年来地方政府搞了一个“梅花节”,每年都请他去做主持。

“是呵,这我都知道!按家谱上的辈分论,他还应该是我孙子的一辈哩!只是我还从没去过溧水,溧水知道我的人可能也不多吧?”又是一句轻轻的询问。而他这轻轻一问,却让作为溧水晚辈后学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林先生可谓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并在每一个领域都卓有成就。其一系列鲁迅研究专著《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等,使他成为了鲁迅研究领域最著名的学者和学术权威,为此他长期担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除此之外,林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散文学会会长,这也同样是因为林先生散文研究和散文创作两方面的杰出成就:其一系列散文研究专著《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使得他被人们称为“现代散文研究的开拓者”;其大量的散文创作,又使得他自然而然地成为

当代“学者散文家”的杰出代表，近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的散文精品名作，出版了一系列散文集，如《访美归来》《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他》《西游记和东游记》《林非散文选》《林非游记选》《令人神往》《云游随笔》《中外文化名人印象记》《离别》《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世事微言》《人海沉思录》《话说知音》等，其散文《武夷山九曲溪小记》《九寨沟记游》等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尤其是《话说知音》一文被2002年高考语文试题（全国卷）全文选用作为考题，林先生及其散文作品可谓名副其实的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样一位可谓名满天下的学者、作家，作为其老乡的溧水人对他的了解真的不多，就连我这个爱好散文写作并半吃着文学饭的文学爱好者竟也了解得如此不够。于是我有些惭愧也有些激动地说：“下次您有机会到南京，我一定请您去溧水走走看看！”

话这么一说便几年过去了，其间我与林先后多有来往，我向他常作请教，他对我则多有提携。拙著《风生白下》将要出版，我自然想到请林先生赐序，然而在电话里林先生则对我说：“我要先看过书稿后才能告诉你，是不是有能力给你写这个序！”

说实话，林先生这话让我还是多少有点意外，因为我知道林先生是一个非常乐意提携后学的文学长辈，他为青年散文家甚至散文爱好者写过的序言，就其数量来说真有点难以统计。我的一位散文家朋友，曾感佩于林先生这种乐于提携后学的精神，还写过一篇《序言中的林非》的文章。因此，当林先生对我这个以小老乡自居者说出那样的话时，我还是心里暗暗有些嘀咕的。

不久，我收到了林先生亲笔写来的信，告诉我书稿他已看过，当初没能一口答应我，那是因为我的文章他看过的并不多，究竟在一个什么水平上还不太了解，而作序那是对作者和读者都要负责的；信中还告诉我说，也是不久前，有一位名头挺大的人物的一本散文集请他写序，他最终看过书稿后婉拒了，不为别的，只因为觉得其水平还不值得推荐给读者；而我的书稿写得比他想象的要好多了，所以他决定为我写这个序，只是写成还得过一段时间。

果然不久后就收到了林先生寄来的序言，其中对拙著内容的介绍真是十分具体，可以看出先生对拙著的阅读一定十分仔细，而这至少是要花去许多时间

和精力的呵！这时我忽然为自己浪费了林先生如此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而深感不安。然而将那篇序言读完，我更为深感不安的是林先生对我作品的评价，尤其是其中有一段，他将我一作品与朱自清、俞平伯等前辈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更是让我惭愧。不安、惭愧之余我拨通了先生电话，建议他能对那一段进行删改。然而先生说：“这都是我真实的感受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且我也是在一定条件下写下的这一段话，我既然这么写了，一定是负责的。”

林先生又一次提到了“责任”。说实话，这让我万分感佩：当初我求他赐序，他并没有因为我是他的小老乡而答应，哪怕是勉强答应；但是当他觉得应该给予我的文章以较高评价时，又并不因为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辈而稍有一点吝啬，其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表现出了一种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品格。这一切也许正是来自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吧！

终于有一次请林先生回故乡走走的机会。

2006年春天，我供职的出版社请林老来南京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活动结束后，领导让我陪先生在南京走走看看，我立即提议去溧水看看，先生一听便高兴地答应了。当时已是中午，驱车到达溧水已是下午，车在县城绕了一圈，又看过了有着“溧水第一名胜”之称的天生桥，已晚餐时分了。接待我们的是当地县文化局长，晚餐开始前，这位局长竟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本书来，请林先生为他签个名留念。书已很旧，一看书名竟是《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我很激动地说：“林老师，谁说溧水人不记得您呵！”林先生见此也很激动，当场在书的扉页上一口气写下了大半页的留言。

林先生将留言写毕，局长要将林先生回故乡的消息电话告知县里的主要领导，先生赶忙制止，说实在没有必要，县领导一定有更重要的事要忙，最后不无幽默地说：“你与他一说，他来又不好，不来又不好，何必为难领导呢？他如果真来了，坐在一起他也难受我们也难受，何必为难领导又为难自己呢？”说得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那天席间谈话的话题自始至终都不曾离开文学，尤其是散文，只是具体内容今天我多已记不清了，但有一段我至今难忘：有人向林先生询问，某位当红的作家到底算不算大师，因为他的言行中常有以文学大师自居的流露。先生说：“文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所在，一个作家要成为大师，他一定要有一种担

当,一种责任感,要成为全社会的良心,乃至人类的良心;就他来说,如果仅看作品的量,他已具有了成为文学大师的条件,也已取得了不乏成为文学大师的知名度,但他取得了这一切后却热衷于坐佛、论道、戏墨、藏石等等,似乎有意要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师。”没想到说话一向平和的林先生,竟在这种说话不必如此认真的非正式场合说出这种如此认真的话来,且他又一次说到了“责任”二字。

就我读过的林先生的散文作品来看,责任二字似乎是贯穿他散文创作始终的一个母题。大量现实题材的作品就不必说了,就以本书为例来说吧,这是一部人物散文,所写大部分都是中外历史人物和他的已故师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作品中,读来仍可以不时从中读出作者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怀,仍不难感觉到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现实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充盈其间。因此,林先生笔下的历史,实际上是他用来折射今天现实的一面镜子而已,或许这正应了一句老话——以古鉴今!当然,单读某一两篇作品,或许读者的这种感受还并不明显和深切,但只需将这类作品稍作连读,便很容易感觉出他表面上在叙写着历史的笔,其笔锋实际上是直指当今的。在他的笔下,古代美女息妫的悲剧的根本原因在哪儿?“这是因为权倾天下的专制君王,抑或诈骗钱财的黑心富豪,都把贪婪与猥亵的目光,死死地盯住她们,诱惑或胁迫她们抛弃原本是恩恩爱爱的伴侣,一心要抢夺、霸占和蹂躏她们,当作自己发泄情欲的玩偶。这样凶狠和恶毒的暴行,会迫使她们痛苦的灵魂,枯萎和凋零下去,最终跌入于死亡的深谷。”(《息妫:薄命只因红颜》)仗义执言的司马迁遭受官刑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正是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主义统治方式,造成了几千年中间的谄媚、拍马、谗言、倾轧、钩心斗角,以及种种阴谋毒辣的陷害和杀戮。”(《司马迁:为什么不死?》)再联系到“文革”时期,“为什么知识分子会被迫放下手里的工作,无法将自己所掌握的文化知识,贡献给整个的社会,就像他这样饱学的教授,为什么会被莫名其妙地遣送到这儿来,无谓地遭受冻馁呢?这难道不是‘恣意为之’的结果吗?”(《吴世昌:总不能说假话吧?》)类似这些,读者很容易地就能读出作者对于历史的批判并不是局限于历史,而是批判取向直达现实;同时,这种批判又绝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一般性挞伐的地步,而是进入了对我们

民族文化进行自省、反思和诊疗的层面；这样的自省、反思和诊疗，恰恰正表现了作为一个作家、学者和思想者对于民族前途的一份文化责任感。

无论是立足于现实而对历史所作出的反思与自省，还是从文化角度对现实所作的批判与诊疗，在林先生笔下都是那么的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切他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同时又以宽容为皈依。如他在说到被楚平王掳去的息妫为什么不死时写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生命总是很留恋的，用自己颤抖的双手，去结束这只能够存在一回的生命，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啊！怪不得有一句在民间流传的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既然还没有下定了去死的决心，就只好在揪心的痛楚中，严厉地盘问和谴责着自己，并且沉默地打发这浑茫的日子……比起柔弱地咀嚼着痛楚的息妫来，绿珠果断地完成了自己一了百了的结局，真算是显出了一股巾帼的豪气，然而她为着如此贪婪和残暴的石崇去死，似乎也并不值得，因此绝对不能以她坠楼的行径，当成唯一的榜样，去指责无辜与受害的息妫。”进而他又联系到“像坚持抵抗清兵而殉难的史可法，像不屈不挠地图谋匡复明室的黄宗羲，像誓死拒绝康熙年间博学鸿词科举荐的吕留良等等，诚然都是可歌可泣的。然而逐渐衰败的明朝已经灭亡了，清代的王朝已经行使了在全国的统治，总不能要求人人都成为那样的英雄豪杰。许多平平常常和庸庸碌碌的官吏或士子，在天崩地裂般的改朝换代之际，也总得活下去，总得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这实在是一桩无可奈何的事情。”（《息妫：薄命只因红颜》）像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文化宽容的态度，林先生不但表现在对历史人物身上，甚至以对待现实生活中一些有过过失的人身上亦如此而然。如在《刘大杰：一生的憾事》中他这样写道：“在‘文革’这个蹂躏和践踏人们灵魂的风暴中间，他无疑也是被损害的人，或许是为了保存自己生存的权利，他只好巧妙地略施小技，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是压制和破坏人们正常生活的畸形时代，使人们的心态也变得畸形起来，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无辜的。”这样的话语，在充满了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又显示出多么的大度与宽容呵！

其实，生活中的林先生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宽容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从萧军的二三小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勇于解剖自己（见《萧军：二三小事》）。有一次，在一场与中学生和八〇后文学爱好者间的文学对话活动中，面对

一名自称八〇后作家自命不凡的态度和咄咄逼人的发问，我亲眼看见在场的多位作家都不愿接他的话岔，只有林先生不厌其烦地与他一再对话；而当那孩子说起了他不幸童年和对文学的不懈追求时，林先生竟热泪盈眶；会后当那名文学少年请他题字时，他竟然又为他写了许多鼓励有加的话语。说实话，见此情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曾经有过的关于林先生与某位名人间的冲突，以及他们间的种种是非恩怨，责任会全在他。

林先生今年已是近八十高龄的人了，我从来都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尊敬，同时也毫不掩饰对他散文的喜欢，这倒不全是因为他是我的一位老乡而爱屋及乌，也不全因为他作为一位如此高龄的作家每年还发表如此大量的作品，保持着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创作能力。说实话，对于老龄作家的散文作品多数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的是这些作品常常能给我们丰富的知识、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不喜欢的是他们的作品往往形式上或许是一种烂漫之极后的平淡、平直，甚至是平铺直叙。林先生作品绝无这样的现象。

有一次，在与林先生私下的谈话中，他说他非常同意已故的江苏省作协主席艾宣曾说过的一句关于散文的话，这就是：“散文不是散话。”的确，林先生的散文从来都不会以“散话”的面貌出现，相反，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章，都一律构思巧妙、叙述生动、议论精当。对此我还是略举本书中的两个例子来妄说一二吧。如在《息妫：薄命只因红颜》中，读者初看或许会觉得作者写自己被发配河南息县的一段是闲笔，但读后细想，这哪是闲笔呵，分明是作者的匠心所在！通过这一段，作品的主题在一种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深化：古代那摧残红颜的暴君，与现代对于知识和文化竭尽摧残之能事者，本质上并无二样。而这里与其说是一种写作手法的运用，还不如说是对屈原楚辞中开创的用香草美女而自比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的发挥。再如在《郑子瑜：修辞人生》一文中，林先生在写了郑先生许多表现其多舛命运和不屈精神的事例后，着力写了这样一个细节：由于与老朋友久别重逢，谈兴正浓而误过了学校餐厅的开饭时间，来到餐厅“只见橘红色的大门紧紧关闭着，我失望地摇了摇头。郑子瑜伸出拳头擂着大门，还高声喊道：‘这么早就关门了？’”紧接着，作者又议论道：“看来他对待生活的态度，要比我勇敢和积极得多，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想不耽误这顿晚饭，就得拔着嗓子呐喊，无缘无故地

退让了,只会使自己挨饿和吃亏。人想要生存,真得靠自己去争取,也许正是这种猛进的精神,才使他在几乎沦为乞丐的生活中,不屈不挠地搏斗下去,终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像这样以小见大而又生动异常的细节描写和精当议论,在林先生作品中如同一出大戏中的一个个戏眼,总能让读者心有戚戚矣,进而发出会心的微笑和得到人生的启迪。

本文是我应林先生之命而为本书写的一个序言,但我深知自己无论是论年龄资历还是学识水平,都是没有资格来为他的作品集作序的,也没有资格对林先生的散文妄加评说;我深知林先生之所以让我写这个序,一定是想以此来提携我这个小老乡。长者一番好意,我却之实在不恭,只得遵命。

是为序。

2010.7.26

目 录

息 妫:薄命只因红颜 001

一个女子出落得妩媚端庄,这总是因为接受了父母天赋的遗传,再加上后来的调养与教诲,形成一种非凡的气质,本来是很值得欣喜的事情,却造成了息妫最大的悲伤与痛苦,多么的值得同情与怜悯啊!而只有掠夺与凌辱过多少美女的楚文王,才是卑劣和可耻的罪犯。杜牧却有点儿冷酷地数落着息妫,贬抑和讥刺她不如晋代巨富石崇的乐妓绿珠,能够非常壮烈地殉情而死,因此就要“可怜金谷坠楼人”了。

太世简、董狐笔:史笔千秋 009

赵盾似乎还不是一个好开杀戒的人,并未把手无寸铁的董狐刺杀,却把杀死灵公的责任推在赵穿身上,事实确乎也是如此的。董狐却发挥着一种带上诡辩色彩的议论手法,推断着说因为赵盾是正卿,既没有逃出国境,回来又不诛乱臣,他如果不算是弑君的罪犯,又能算什么呢?

屈 原:汨罗江边 014

幽暗的河水依旧在默默地流淌,映照着一团团云雾中间挣扎出来的太阳光,淡淡地反射出丝丝缕缕的波纹。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有着洁癖的天才诗人屈原,为什么要选择这昏沉的河流,当成自己葬身的坟墓?

荆 轲:浩气长存 017

荆轲对于太子丹燃烧出这种愤激的怒火，是因为深感他侮辱了自己尊严的人格，亵渎了曾经引为知音的情谊，所以再也不愿意居住在这座美丽的花园和繁华的台榭里面，连片刻都不能忍耐了，原来想等待着那位挚友的来临，虽然是涉及这整个壮举成败与否的重大关键，却也无法再等待下去，于是就怒气冲冲地仓促出发了。

王昭君:独留青冢向黄昏 025

王昭君受害于画工接受贿赂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在不少的戏剧作品中，都浓墨重彩地渲染着这样的情节，却也受到过有力的辩驳。像清代诗人陆耀的《王昭君》，就在开头的序言中，质疑着开创此种说法的《西京杂记》，认为众多的宫女，哪能储藏如许的黄金，而且在肃穆的宫廷中间，谁敢出面去联络这非法的交易，难道不怕受到严厉的查禁与惩罚？因此斥之为无稽之谈。

司马迁:为什么不死? 033

对于清高的士大夫来说，宫刑是一种多么巨大的耻辱，因此每当司马迁念及这割去男根的灾祸时，始终都沉溺在晦暗和厚重的阴影里面，不仅又迸发出一回剧烈得足以致命的伤痛，而且肯定还像有多少狰狞的魔鬼，在戏弄和蹂躏着自己洁白的身躯，无穷无尽的羞耻在血管里不住地盘旋和冲撞，快要敲碎胸膛里面这一颗晶莹明亮的心。

小 乔:芳草孤坟 040

像小乔这样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美女，只能引起人们同情与怜悯的思绪。至于还有那些渴望着攀附和索取金钱与权势的妖艳女子，为了获得高踞于众人之上的荣华和富贵，为了浑身都点缀着寒光闪闪的钻石和珠宝，就热衷于出卖自己的姿色与肉体，变成寄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鸟，牺牲和斫丧了自由的意志与灵魂，只是俯首含笑着去充当男人的玩偶，一旦年长色衰，或者被另外的玩偶所替代，就只能遭受堕落和毁灭的结局。

阮 籍:豪言壮语 043

包括这豪言壮语在内的整个阮籍的思想见解，在整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也都可以算是相当辉煌的，冲撞那种只要求芸芸众生对其进行奴性崇拜的专制独裁体制，冒犯那种把人们禁锢和压制得几乎窒息的精神氛围，就意味着呼唤还属于遥远未来的平等精神。

李隆基、杨玉环：《长恨歌》里的谜 046

唐玄宗已经是五十余岁的老人，杨玉环却还是未满二十岁的豆蔻年华，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两人之间存在着几乎可以充当祖父与孙女的年龄差距，却这样如胶如漆地粘贴在一起。从唐玄宗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这方面来说，宠爱和占有国色天香般的美女，早已成为他淫荡的禀性；从杨玉环渴望着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这方面来说，李璿恐怕是难以让自己很好实现这一点的，那么簇拥在能够满足自己愿望的年迈的帝王身边，自然会衷心地觉得，这真是何乐不为和有何不可的事情？

秦 桧：跪着的岂止铁像 052

秦桧杀害岳飞的故事，在中国的土地上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处心积虑地杀害收复了一大片沦陷的国土，并且正准备直捣敌人老巢的抗金主将，这样就吹熄和毁灭了全国上下一片旺盛的战斗意志，非但是重振山河的壮志已经无望，而且还使整个国家堕入了危殆的境地。

许广平：理解鲁迅的起点（外一篇） 057

尽管在当前，大家对于鲁迅的看法，肯定已经变得更为开阔和深刻，这是崭新时代的一种赐予。然而许先生所说的这两点，无疑都还是相当重要的，始终成为我更为理解鲁迅的起点。

冰 心：永远年轻 061

听着冰心的这席话，我的眼眶里不知不觉地涌出了泪水。我碰到过不少老人，都表示在将要抵达人生终点的时候，得好好地休息和享受了。这种心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本世纪的同龄人冰心，却还惦记着继续跋涉下去，要为建设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而不懈地写作。她哪儿像是一个如此高龄的老人？她简直永远都是青春的化身。在洋溢着这种青春的气息中间，我觉得她的话儿，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召唤。

周作人：黑白人生 068

在东京之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每逢碰到敏感的问题时，坐在周作人身旁的一个日本皇军的上校，竟直截了当地表示，得由他越俎代庖，来作出回答。周作人却默默地坐着，完全听从这主子颐指气使的指挥，因为他早就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了，也只能如此行事，却丝毫也顾不得自己曾经款款道来的那些关于“人”的尊严一类的说法了。

萧军：二三小事 072

萧军肯定会有一颗粗犷和坚韧的心，却也摇了摇头，笑眯眯地对我说：“何必动肝火呢？鲁迅不是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我已经感到自己的喊声过于洪亮了，因此他的这句话语，更容易对自己产生深刻的印象。

吴伯箫：一颗燃烧的心 079

我低着头没有回答，因为我实在也无法回答，我跟吴老仅仅见过几面，是绝对说不上熟悉的，然而他给予我表达自己意见的高度信任，难道可以用并不熟悉的话儿来回答吗？不，这是绝对不能够的，我觉得吴老这种信任别人的感情，不正像是古人所说的“倾盖如故”吗？那么我和他就应该说是很熟悉的了。

方令儒：师心·诗心 083

她睁着又圆又亮的眼睛说：“做诗，得认真推敲，反复斟酌，这样自然就背出来了，以后写诗要注意这一点！”也许是为了给我作出示范的缘故，她铿锵有力地背诵着自己在前一年发表的散文《山阴道上》。听着她充满柔情的声音，就像是听门德尔松的《春之歌》那样，觉得回肠荡气，令人神往。

陈翔鹤：折翅春寒中 089

我们正斟酒对饮时，一个苗条而又潇洒的女子悄悄走了进来，她的脚步是那样轻盈，她的仪态却是那样端庄，又长又黑的睫毛，遮掩着她明亮的眼睛。她挑了个没有客人的座位，低头坐在那儿，细声细气地跟服务员说话点菜。

赵树理:挺直的身影 099

赵树理一生都渴望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为此而勤勤恳恳地工作,善良忠厚地待人,然而他受到了异常暴虐的折磨,他死了。这个很乐意思考的人,不知道在临终前有没有思考过,这场大灾难和大悲剧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思考过,怎样从根本的制度上防止它再度产生?对这些至关重要的事情,他自然是无法将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了,因此更使我增添了无穷的怅惘。

吴世昌:总不能讲假话吧? 107

这时从吴先生的蚊帐里,忽然闪出一道电筒的光线来,这束微弱的白光,在我面前摇晃了一会儿,就停滞在一块厚厚的土坯上。我随着光线看去,只见那双鞋子早已搁在上面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吴先生已在我之前醒来,做完了抢救的工作,又悄悄地躺在床上,听着屋外的风声和雨声,听着从墙上淌下的汨汨水声,也许嘴里还默诵着“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吧。

刘大杰:一生的憾事 114

听刘大杰老师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确实是一桩极大的乐事,不过这同时又是一件辛劳的苦事。那间可以容纳四五百人的教室,在上课的十分钟之前,就挤满了旁听的理科学学生,熙熙攘攘,竟像个热闹的集市,想要在这儿找到一个空位,真是谈何容易的事。为什么相当深奥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能够吸引这样多攻读化学和物理的年轻朋友呢?

李霁野:文人相“亲” 118

李霁野先生听着我说话,笑容满面地瞧了我一眼,说是他自己早就认为应该撰写鲁迅的传记,这样可以给予世人无限的教益,而如果许广平先生还健在的话,此书的作者当然以她最为适宜,因为她跟鲁迅朝夕相处,肯定最了解他的性格与为人,并且还能够随时笔录他智慧和风趣的谈话。

陈荒煤:一座丰碑 125

没过几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荒煤突然找到我家里来了,气

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举起手来轻轻拍打我儿子的肩膀,高高兴兴地跟肖凤说道:“孩子长得这么英俊,真是青出于蓝啊!”接着又关心地询问她,正在撰写什么传记作品?闲谈了一番之后,他才从书包里拿出一沓剪报来,将夹在里面的序言递给了我。

郑子瑜:修辞人生 132

从他凝视的目光和豪爽的笑容里,我顿时发现了这是一位热忱和恳切的长者,他愿意将萍水相逢的邂逅者,当成是倾盖如故的知音,慷慨地掏出自己的心来。他诚挚地叙述着自己的青年时代,怎样与命运搏斗的苦难历程。

秦 牧:心里像一团火 142

每一回跟秦牧相遇时,我总觉得自己是站在一座巍峨的高塔旁边。他结实和宽阔的身躯,挺立得多么硬朗,而昂扬着的头颅,却笑得这样温柔,还眯着长长的眼睛,抿着厚厚的嘴唇,淳朴地张望着纷纭的人世。这样坚强和善良的人,怎么就会死了呢?我实在难以相信命运竟会如此的残忍!

江 南:一书成绝笔 146

原来他时刻挂念的就是要从事写作,写出许多像《蒋经国传》那样的得意之作来,他毕生都渴望着去攀登思想的高峰。夕阳照在他脸上,从他的眼睛里射出一阵奇异的光来。

我们终于怏怏不乐地分手了。当他的汽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时,我还在祝愿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哪儿会料到,他旺盛的生命和著述的事业,即将被残暴的罪恶势力所扼杀。

黄河浪:清瘦的诗人 152

大约是四五年前的往事了,当我在广东佛山首次遇见黄河浪的时候,真惊讶于他的身躯竟会如此瘦弱,是不是昼夜都寻觅和锤炼着迷人的诗句,把自己折腾得过于劳累了?我立即想起李白嘲笑杜甫的那两句诗,“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